

## 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快心編傳奇三集 第八回 解忿爭傾談見畫 拯冤溺驚妒逢妻

詞曰：卑論堪嗤，輒言豪客，今人難效。誰識英雄、雲天高義？只在心相召。流傳書籍，押衙磨勒，事業驚人奇妙。解紛爭，元關寄宿良遇，機緣天造。畫圖兩處，看來桃源有路，漁郎應到。獅吼河東，忽然殼棘，徒惹旁人笑。石蓮庵裡，吳淞署內，悲喜情懷堪弔。最難逢，榮華富貴，總還年少。——右調《永遇樂》

話說摺珩改扮秀才模樣，帶了從人，星夜到開化地方。離大王廟頭十來裡，一個村鎮飯店住下。單叫張芳朱序同了裘能到家，吩咐了話頭，絕不露出自己在內。三人到得家裏，家人小使又見前番兩人同來，只道又來拿他，好生害怕。張芳等問：「自足可曾到家？」家人道：「沒有。」又去會見鄰居及高、董地保，各送土儀，述石總兵相謝之意。眾人都稱謝不盡。也都道自足逃後，絕無音耗。裘能妻子問知裘能，說石老爺做官榮顯，歡喜不了。點綴不漏。張芳等到寓回復。

摺珩也無算計，細細尋思，只有求問神明一著。詢知縣內關帝簽極靈，當夜便沐浴齋戒，來晨絕早，只帶張芳一人，來到城中關帝廟裡。張芳點燭焚香，摺珩拜了，默禱尋妻原故，求下第七簽來。向廟祝買了簽書，上寫道：

仙風道骨本天成，又遇仙翁為天盟。

指日丹成謝岩谷，一朝引領向天行。

摺珩細看籤詩，見「指日丹成」「一朝引領」，見得指日便有消息，自有機緣相引之人，但不知只在此處追尋，還該別向他方尋覓？心裡尋思不決。重又拜倒通誠，是問在此尋求，還向他方追覓。通誠過，又求了一簽，乃是七十一簽。又買籤詩，看道：

喜鵲簷前報好音，知君千里欲歸心。

繡幃重結鴛鴦帶，葉落霜飛寒色侵。

摺珩心裡想道：「『千里歸心』，便在這裡無益，『繡幃結帶』，決然尋著無疑。但是目下方在仲夏之時，若到『葉落霜飛』，尚有半載光景。然而神明如此付籤，只索聽天行去。」

當下回到寓所，原叫張芳三人到家安頓家人，更與那邊地鄰說知，以便照應。裘能等依言而行，到下午來回復了，仍叫船回轉。來晨離了開化地方。

因路上山岡遮著，更兼樹木陰濃，微風不動，摺珩在船裡好生憂悶，要到岸上走走，方得爽快。船上人道：「此地上崖，一徑向西轉北，過了兩個村莊，再往西行，方到三汊河口。這一走離了山路，便透風了。我把船歇在三汊河口，相等相公下船。」石摺珩便叫裘能領路，朱序打著涼傘，張芳隨著，其餘都在船中。果然岸上爽快。

走不上三里多路，遠見一個村莊，樹陰底下有許多人圍著，人聲嘈雜，鬧得沸反盈天。走近，聽得一人叫道：「你騙了我東西，必須還我的來！」喊神叫鬼，非常喉極。上前一看，只見一人是個秀才模樣，帶了一頂儒巾，希稀疏一嘴鬚鬚，身上穿一件藍紗袍子，苦著臉，半字不說。那一個叫喊的人，一嘴短鬚，棕帽也不戴，赤了膊，一手扯住戴巾的，鬧得滿頭滿面的汗。那戴巾的渾身汗濕，紗衣沾牢身上，甚是難看。又有三五人在內解勸。說話聲喧，也沒有一句清頭。其餘那些人都聚在那裡說笑。石摺珩方看得出這些景狀。那戴巾的早已看見摺珩，想是吾輩中了，便拱手道：「長兄救我！他凌辱斯文，有這等事？」以下敘各人聲口形狀，無不逼肖，真堪絕倒。摺珩不知為著何事，也便勸道：「你們有話不妨好說，須存斯文體面。」那赤膊的那裡聽你，只扯住不放，但道：「我又不打你，只要還我原物。」那三五個勸的人裡面，走出一個鬍子來，一面向摺珩拱手道：「先生，你有所不知，我來替你說個原委。」一面對赤膊的道：「你不要亂鬧，且放了手，不怕管先生跑了去。」眾人又七張八嘴的勸，那赤膊的便放了手。

鬍子又向摺珩道：「先生不像是敝地人？」已聽見說話聲音也。摺珩道：「正是，我乃南直人。」只見那戴儒巾的把衣服整頓好了，向摺珩作揖道：「小弟斯文人，受這凌辱，是何道理？乞兄一言解救。」佩珩還了揖道：「長兄，你且息了氣，等這位說了緣故。」又見那赤膊的叉手叉腳，也上前來說。摺珩道：「你二位都不必鬧，且待這位說個根由，料無偏護。」鬍子把頭兩邊一相，把手膊兩邊一擺，隔退了兩人，喊道：「你們白白的鬧了一會，有甚用處？今既有這位先生在此，等我來說了頭由，三個明人便是官，自然有一個彼此是非。只管爭鬧些什麼！」兩人見說，也便立定。

鬍子便攙了摺珩手，走出一步道：「先生上姓？」摺珩道：「姓石。」鬍子道：「在下姓吳，賤字效泉。那赤膊的是敝村錢愛山。前日他與孔家村裡富同春犯了口角，遂成了訟。錢共富，兩雄不並立矣，那愛山對小弟說，他同那位管先生相熟，管先生在官司行裡最為專門，乃托他料理官司。那知道富同春請了一位包秀才主謀，那包秀才更加衙門相熟，管則不過管理，包則更穩矣，那得不勝？到審的節，不免有了高下。錢愛山不忿，正在家悶氣，卻值管先生來索謝。愛山道：『官司不暢，還有甚相謝？』必要討出以前的東西。管先生不肯。因此爭論起來。不期石先生遇見了，求你做個明府。」摺珩聞他說話，那管某係吳效泉所薦，說來又似為著錢愛山，因問道：「錢愛山官司，托與管先生多少銀子？」那錢愛山上前說道：「三兩銀子，而今要一總還我，一釐也少不成。」管某說道：「那個接你三兩銀子？只得一兩五錢銀子。是吳效泉付來，我替你應墊了一半去。這是正項銀子，怎說我來索謝？」吳效泉把手亂攤道：「那官司裡邊的銀子，那裡論得清，算得准的？」

摺珩道：「這件事你們不必多說了，我一總有些明白。」便拉管某在一首問道：「你和錢愛山平素曾相識否？」管某道：「從不相認，乃是吳效泉說來。那吳效泉與弟乎昔相知，若是他親友有事，小弟無不為他周全。這番那曉得這錢其姓者逼肖。恁般無禮，恁般無狀！」摺珩聽了，愈加明白。乃道：「據方才眾人所言，官司已經結局。這等事，原論不得真假。長兄又何必冒暑下鄉，索他相謝，自取其辱！」管某道：「我那裡索他相謝？原要我還我的所應之物。」錢愛山聽見，又上前來道：「我的銀子一總付你，你哄了我銀子，壞了我官司，還有怎麼我你！」摺珩道：「事已如此，管兄也不必說找，錢兄也不必道還，請各便了罷。」只見管某有情願之意，那錢愛山卻了不得，發極喊道：「他是秀才，有體面的；我是種田人，沒有體面的。他不還我，我少不得不得拘那裡看見了，尿裡屎裡，也顧他不得。」趕上去，又一把扯住。那管某那裡當得恁般拚扭？大有發苦之狀。摺珩道：「錢兄放他去罷了，扯他無益。」愛山道：「只要他還了我的便罷。」那管某真是人落宕，鐵落爐，弄得沒法，倒扯住了摺珩，要他解救。

摺珩好心焦無法，看那天色又晚了，尚有好幾里路到船，反被那些人留住。摺珩沒法，心裡有些惱了，便叫張芳取出銀包，揀了兩塊，有一兩五六錢重：「我不合遇見了，替他還你，你若再多說，我便叫你不是了。」管某又拖住不放，佩珩又乃疏財之人，必到應銀還他地位。不然何以開交？那時眾人都道：「難得石先生的疏財仗義。」便都向錢愛山道：「不許再說。」那愛山得了銀子，自然罷了，放手開交。管某大喜，連向摺珩揖謝，眾人同贊石摺珩是好人，人生面不熟，便肯替人賠還銀子。摺珩拱手相別，便望前行。眾人便都散去。獨有管某同吳效泉兩人拖住不放。

管某諄諄詢問尊表尊處，要請到城中相謝還銀。吳效泉又道：「石先生如此好人，不易相遇的。寒家就在前面，必要留獻一茶。」並拉管某同行。摺珩弄得沒法。走不上一條田岸，到了吳效泉門首。效泉一把拖進，重新作揖相謝。效泉叫道：「大家寬了衣服。」管某衣服因汗濕了，急於脫下。摺珩只得也脫了大衣服。吃了茶，便拿出面點。效泉道：「小弟癡長五十餘歲，從未見石先生那樣人。」管某也贊不絕口，便詢表字來歷，自己也通名彥士。摺珩道了表字，為探親到此，因船裡悶熱，故上岸行走，要到三汊河口下船。吃些點心，便要穿衣起身相別。吳效泉那裡肯放？乃道：「此時天已夜了，到三汊河還有五六里路，那些田埂高低，石先生那裡好走？敝居蝸陋，不足容留大駕。我這裡問壁，是個道院，甚是清幽，小弟把床帳移去，便同管先生宿了，大為合宜。」摺珩果見天色暗了，正在狐疑，只見下起雨來——蓋因天氣鬱蒸，因此下雨。管彥士道：「這是天意扳留，長兄竟不必作

回船之想。敵相知奉留，出自真心。有小弟相陪，可以從容今夕。」搢珩只得依允。

只見朱序同了船上的人，帶著燈籠火把，進來迎接。只為那船上的人候久不到，叫了船家領路，一路迎來，朱序正在門首看見。搢珩暗想業已允他留宿，更見下雨，今見眾人來接，只恐泄了行蹤，便叫朱序、裘能同了眾人都回船上去，獨留張芳伺候。吳效泉又取出蓑笠雨傘等，與諸人遮雨而去。

那時吳效泉盛設款待，因見搢珩舉動氣象不同，決然富貴之人，因而不致怠慢，慇懃相勸。將交一鼓，雨止雲收。其時五月中旬，放出一輪明月。搢珩也不吃酒了。那時席散，效泉更請兩人洗過了澡，已將床帳鋪設在間壁道院裡，請去安置。

搢珩問道院裡的根底來由，效泉道：「那道院向名天慶院，有四進房子，共有十五六間，也都是草房。向來原有道士在此，後因淡泊而去，房子便有坍塌之狀。上年秋間，忽到了這位道長，法號張碧潭，年紀有五十來歲，五絡長鬚，儀表甚好。一主一僕，深道此地清幽，可以住得。將出己資，把一個坍塌所在，修得重見其新。他又不出去募齋化緣，更不唸經作醮，鎮日閉門打坐。有時出外，或三日或五日便回。不常有那相知來看他，不拘早晚，或半夜來，或半夜去，或在此盤桓數日。我們初先，大是疑心他是個歹人，留心細察，總無一些破綻。那常來的人，也只得三個。一個少年姓沈，只好二十來歲；一個大鬍子姓王，也同小弟一般的鬍子，年紀亦好三十一二；一個三枝鬚的姓陳，都是清秀好相貌。這村坊上憑你恁等人，他們總然一例相待，全無彼此。但是他們相見了，說來的話，或有時略聽得出他兩句，有時竟不曉得他說甚的。就是曉得的話，也不像我們家常議論。」搢珩道：「如此說來，那人有些奇異。與人交接，禮貌何如？」效泉道：「最為直率。憑你說那極富貴之人，他絕不為奇；憑你極客套的人相聚在一處。他竟要睡便睡了，要坐也便坐了。不比那等做作的人，有那些虛恭敬處。」搢珩道：「這等人倒也妙。如今我們過去，自然與他相見才好。」效泉道：「方才我移床帳去，碧潭曾問何人來宿，小弟道及二位先生，他道：『請來自便。我今夜也有客來，我叫童兒候門。』方才我把床帳鋪架在第三進東首房裡，那碧潭臥室在西首中間，隔著一間起坐。倘先生要會他，到了來晨相見罷，今已夜晚了，省他再穿衣相接，反至不安。」搢珩道：「有理。」便同管彥士過來。

張芳將燈前照，吳效泉去叫門。有一個小童把門開了，效泉道：「有勞，師太睡了麼？」童兒道：「尚未。」效泉送二人到東首房裡。搢珩見西首房中尚有燈光，那效泉往西房叫道：「師太，我們兩位先生要來奉候，倒是我道夜深了，明日奉拜罷。」聽見那人回道：「請便。」其音甚亮。搢珩想道：「未見其人，先聞其聲，決非尋常之輩。」效泉又領張芳到前面廂房歇下了，然後別去。

搢珩上床不能睡著，那管彥士因吃多了酒。早已呼呼睡去。約到半個更次，聽見外廂有人叩門，西房那人便叫道：「童兒，爺們來了，快開了門。」少頃，似有兩三人來到起坐裡，火光滿室。聽來皆已就坐。入神，說得歷落有致。那人道：「賢弟們，今夜來何太晚？」又聽見一人道：「為送念齋兄西行，故爾來遲。彼有書一封呈電。」良久，又聽見一人道：「三哥今日辛苦，師太想已備了酒餚，作速取來，救饑渴之苦。」那人便道：「童兒，把酒移到房中去。」聽先一人道：「此地正看那月色頗好，為甚房裡去悶坐？」那人道：「這裡有客。」先一人道：「此刻想入睡鄉矣。即所知，亦無所害。」搢珩心下詫異，便悄然披衣起身，在板壁縫裡張看。

卻見三個人同坐，一個五絡長鬚，年紀五十來歲，白淨面皮，朝外面坐；一個大鬍子，年紀還少，相貌甚好，側首朝東而坐，都斜著頭，童兒在旁斟酒，桌上擺了五六碗魚肉果品，明晃晃兩枝紅燭。搢珩看得分明，肚裡想道：「那朝五絡鬚的，聽他聲音，決然張碧潭也；朝裡坐的鬍子，依吳效泉之言，想必便是姓王的麼；那一個好少年，想是姓沈的。」

看他三人連飲數杯，吃了些菜，那朝外坐的向鬍子道：「三哥，周生之事，曾替他出力否？」鬍子道：「已經除去。」少年向五絡鬚的道：「那事三哥大費周折，合縣無不稱快。」鬍子便掀鬚大笑道：「彼處人但謂天誅，那知假手於我！」少年道：「那知讀書人的心肺，竟是兩截的。」五絡鬚道：「為何？」少年道：「讀書人在窗下作文藝時，無不究心仁義，私相期許，出則致君澤民，施展平生之學業，及至僥倖成名，便大改往昔抱負。不是兩截了？害周生之人，即其類也。」五絡鬚仰面而笑。鬍子道：「依我看來，此等人終是未能究心仁義。若果以仁義存心，譬如我等，賦性不離仁義，至今不曾忘那兩字，直是一截，何嘗兩截？若我輩得君而事，得民而治，決同昌黎之所期，致吾君於堯舜，熙鴻號於無窮。」五絡鬚又笑道：「三哥近日亦頗想做官耶？」鬍子道：「公道。我肯為籠中之鳥，還是願為天邊之鳥？我方才說的，是笑那帖括咿唔家，名列科第，實負科第者多爾。」

那少年道：「昨在一處，見兩幅白牡丹，逗筍無痕。畫得娟秀，各題絕句一首，我便取了他來。細推詩意，似出女人手筆。」鬍子道：「快取來看。」少年便往西房中取出。只見五絡鬚展開一幅，叫：「畫得好。」便朗吟那詩道：

「輕描宮粉不傳朱，紅袖翻成白練襦。

應是畫家存別意，不關顏色費工夫。」

五絡鬚又取一幅展看，念那首詩道：

「芳園脈脈締同心，燒燭相看豔色深。

只為惜花人又別，花魂愁作白頭吟。」

五絡鬚念畢，鬍子道：「必是感深離別，借以寓懷。總無圖記在上，出於女子無疑。我當留心此事，為他除此負心人。」

搢珩聽了這詩，便思妻子善畫牡丹，更工吟詠，今聽了詩中意味，那不駭然？那時便欲開門出來面問，又恐失於急遽。正欲聽他再說，只見三人起身席散。只得悄悄上床。因有心中之事，不得安睡。想那三人決非等閒，即乃古所稱謂豪俠之士。那時略略睡去。

醒來時，見窗上微有亮光，便起身下床，絕不驚動管彥士，把大衣服穿好，悄悄開了房門，到起坐裡等著，專候三人起來，以便相見而詢問。少頃，只見童兒出來，見了搢珩道：「相公起身甚早。」搢珩道：「要候見師太，故爾早起。」張芳也起來了，到裡面取湯來洗過。西房裡人聽見起坐裡說話響，也都起來了。童兒取水進去，淨面梳洗。曉得有人來拜，俱穿大衣出來，相見敘座。

搢珩坐了首席，五絡鬚相對而坐，鬍子坐在下首，少年末席朝上。各敘姓名。五絡鬚果是張碧潭，並非道扮，戴著幅巾，穿著深衣，淨鞋暑襪；鬍子果姓王，字浩然，戴著將巾，窄袖穿靴；那少年果姓沈，字儀穆，戴頂儒巾，青衫朱履。搢珩道：「昨晚造次借宿，不敢驚動。今得瞻芝宇，古道照人，小生濁骨凡胎，何幸獲親仙范！」張碧潭道：「山野鄙夫，僻居陋室，辱臨王趾，令弟深為惶愧。請問尊居何處，因甚到此？」搢珩道：「原籍山右，近來卜居維揚，因探訪親戚，故在此經過。」又向王、沈兩人道：「二公英概不凡，當今豪士。昨宵雄談快論，已見一斑。實有聞所未聞，開我茅塞。」張碧潭笑道：「醉後狂言，有驚安寢。」二人也謙敘一回。只見吳效泉來，與三人常相見的，一揖而坐。又見吳家之人送點心來。管彥士也起來了，同三人敘揖，各道姓名。六人便圍坐過來吃點心。搢珩原坐首席，管彥士居次，張、王又次，吳效泉以點心繫是己物，坐了朝上主席，沈儀穆朝外坐，一邊吃點心。

搢珩道：「昨宵聽見白牡丹詩畫，乞借一觀。」張碧潭便令童兒去取。王浩然熟視搢珩良久，道：「公從吳淞署中來，可露相否？」張碧潭搖首道：「莫說，莫說。」搢珩但唯唯不言，心裡想道：「那班人決是異人，勿以輕視。」童兒承命取了畫來，送與搢珩。搢珩展來一看，分明認得是妻子手筆，忍不住淒然傷感，轉念又驚又喜。浩然道：「那畫於公有干涉麼？」搢珩道：「實不相瞞，弟與拙荆相別一載，特來接取，卻被他堂兄移於他處，不知下落。今見此畫，乃拙荆手筆。」便道：「沈兄從那裡得來？可曾詢其來歷？」沈儀穆道：「在杭城相知家取來，他道本地人從下路販回。」眾人聽了，俱向搢珩賀喜。搢珩道：「下路便是這裡一帶了。」吳效泉道：「杭州省城把嘉湖一帶叫了下路，這裡山裡地方，乃叫里路。」沈儀穆道：「既是君家之物，即以送還。」搢珩把畫付與張芳收了，欠身相謝。

王浩然道：「昨宵見畫，認為有負作畫之人，意氣不平。補出昨夜之意。原來公正為此跟尋而來，這是不負心的了。」便道：「張師太神數，何不為石公預為指明？」張碧潭道：「我已推測，公但到杭州，尊夫人定然相會。更有一件快意事，公當行之。公之消息，得於道院，相見在於尼庵。」搢珩大喜致謝。

只見朱序、裘能同來相接，已往吳家送還兩具。周到。搢珩起身，向三人道：「公等乃天下有心人，深幸有緣相遇，本該追隨候教，爭奈此事關心，便欲相別。意欲屈駕過署快談，不識肯應允否？」張碧潭道：「我等斷梗飄蓬，四海為家，有興即留，本無著處。若欲到署相看，恐未可必。今日相逢，原有夙契。六十年富貴，公自享之。後會有期，幸自保重。」王浩然、沈儀穆各自敘別。吳效泉張了兩眼聽他說，一句不曉，所以他昨日道：「那班人敘話，不似我們家常言語。」那管彥士是曉得的，他乃獨重銀錢，見了那等異人異事，倒看得輕，淡然在之而已。一同送出大門，搢珩似有戀戀之情。張碧潭道：「雲影海波，有無聚散，總無一定之理。人生相值，大率如斯。知道之言。此地弟亦不久留，待來春一件事就緒了，即便他往。後會快談，幸勿相忘。」

那時三人別過，便進去了。吳效泉要留搢珩吃飯，搢珩道：「本應到府奉謝，反因尊駕多情，不好再擾。即此奉別。」管彥士明知搢珩慷慨人物，想不以其銀介意，反虛作那不安之狀，摹寫酷刻。要向效泉借貸清還，更要留搢珩到城；搢珩不顧，自要走；然一味僂僂打恭，極口稱揚而別。吳效泉自留管彥士吃飯方去。又問張碧潭那石某果是恁等樣人？張碧潭只以讀書人回答。吳效泉又問道：「師太說他六十年富貴，卻乃為何？」張碧潭道：「他後來或有好處，也未可必。」蓋效泉以一飯之德，望報於他日也。正是：

窮途進食慰淮陰，但說酬恩怨轉深。

堪歎鬚眉愧巾幗，予人一飯不忘恩。

那時搢珩別了眾人下船，即便開行。那張碧潭說尼庵相會，想非謬語；又想關帝籤詩，已有應驗，把牡丹圖畫展玩。思我妻子，已經了些流離顛沛，暗自傷心。記著碧潭道「但到杭州，不須他往，在路趕行。」

不則一日，到了省下，便打發家將到公署裡，隱然傳中軍，把船泊在望江門外一個冷僻之所。只見中軍來到船頭謁見，稟道：「冊籍尚未造完。」佩珩道：「尚要進城私行，不許傳揚。」中軍領命而回。

將黑之時，搢珩正在艙中飲酒，只見有一女子投水，船上人看見，立刻救起，一波未平，更起一波。扶到船上。搢珩叫船婆攙進了艙，換了濕衣。火燈之下看那女子，只好十八九歲年紀，大有姿色。搢珩問他：「為甚投河？」那女子未及回言，紛紛流淚，哭不出聲。

原來那女人姓聶，係山西人氏，從母再嫁同鄉王姓。那王姓因販賣氈貨，挈家到杭州住了。日漸貧窮，便將此女賣到望江門孫御史之公子孫禹嘉為妾。才及半年，王家夫妻俱歿，那孫禹嘉乃秀才加監，年紀三旬有餘，父母亡過。十八歲上娶刑部員外黃恪庵之女，雖非絕色，也有六七分人物。大家女子，言動相道，自然合理。他卻舒徐和緩，更愛清潔，絕不染塵。房幃猶如洞府，丫鬟們進房，必令更換其鞋；丈夫涕唾，不令沾其地板，必叫丫鬟刮洗方休；常以香薰衣服；早起梳頭，梳之無已。他本有姿色，再加那等修飾，自家把鏡子一照，顧影自憐，竟充得十相具足的佳人。別人家婦女來見了，自然稱贊天上姣娥，人間仙子。笑婦人都有這等意見，但不好向人說爾，人亦不知。

但是那等人尚不為奇。大凡人家女子，正該如此光梳頭，淨洗面。衣服雖舊，總須布眼清伶；首飾雖無，只宜發根香潤。兩足何妨稍大，只要頭跟緊足，幫牆絕無泥垢；頭髮那得皆長，只取挽紮端正，衣領邊戔毛絕少。奶膀高起，全憑勒住抹胸；腰肚粗寬，不可放鬆裙帶。一切不如人處，全在自己留心，婦道正該如此。這等修飾，便是三分的相貌，也作五六分看待。若象搢邊之婦女，頭毛未必便黃，只因不掠不梳，塵垢蓬鬆油膩臭；肌膚未嘗全黑，只為不揩不淨，火煙薰灼面容焦。新衣無論綾羅，穿來汗漬油污，早已不分皂白；小腳自應束縛，自似凹菱團筍，總由相習歪邪。袖口膿包，忽地擎來雙藕膀；胸前扣脫，時當宕出兩湯瓶。張口向人，遮不得齒垢平鋪，皆笑飛金瓜子；臨盆掬水，淨不到耳輪凹凸，便似漏氣餛飩。那般醜態，總不是生來如此，多因他一味懶惰所致。正是：

西子千秋美不磨，何緣掩鼻有人過？

從來絕豔還須潔，無奈人間懶婦多。

大都懶婦人最好吃，自早至晚，那煎熬炙搢忙碌碌，那有閒工夫乾別的正經？所以好吃婦人必懶惰，一懶惰，便搢邊，搢邊便不自修飾了。若有肯自修飾者，其人必善作家。有一等單取穿著好，原不善作家，那便算不得修飾了。那孫家黃氏，生長富貴之家，養尊處優，倒也怪他不得。卻有一件絕大不好處：卻是十分妒忌。偶然丈夫瞧了丫鬟一眼，便驚天動地鬧將起來。平昔極和婉，到妒性發時，真個柳眉倒豎，杏眼圓睜，口裡百般穢罵，一身跳躍如狂，真不減河東柳氏。那孫禹嘉少年夫婦，才貌相當，極盡閨房之樂，把那娘子萬千珍重，養成嬌妒，不敢抗違。見他發怒時，魂膽都喪，沒地洞可鑽處。他也自想：人家子弟，家中妻子醜陋，便去搭撒那閒花野草，這也怪他不得；更有放著那絕美的妻子，倒去外面綽個歪辣骨，家裡偷個丑丫頭，這等人真個是丟了黃金抱礮磚，說起來教人可惱。那等的人竟有，真真可惱。所以禹嘉守定黃氏，不敢胡行。

爭奈十全的事，偏有一樁不討好處：娶了十二個年頭，男女全無。黃氏求子之念比夫更急，常年求神祈鬼，總不相干。到上年三十歲了，黃氏倒對丈夫道：「人交三十半枝枯，十餘年來不見懷胎，竟不像生育了。你該討一個小；接續子孫為重。」禹嘉道：「休說這話。十年前調戲了丫鬟，你便整年鬧了去；後又同丫鬟笑了一笑，你又吵了一個多月。所以這十年來，我總不想一些別樣心腸，得以安受了三千多日。今若娶了一個小，竟是娶了一個氣塊到家的。尚有風吹草動，淘個不休，我那裡受得那等呵唬？」黃氏笑道：「不是我遇著那等事便惱，總則人家夫妻，乃一個心念恩愛，你倘有了別人，你便把待他的心腸好了，把我拋撇不理，我那能不恨。如今我已三十多歲，子息卻要緊得極了。當年有一個雷打婦人，叫他絕了人的後代，故犯天誅。我今許容你討小，其實恐防絕了你的後代子孫，我罪怎逃？黃氏說得出這話，還算他是好的。只要你待我的心腸照前不改，我原不惱。」

大凡人得隴望蜀的，孫禹嘉已前守定妻子，豈是死心塌地？一半為怕淘氣，故爾捺定心猿，若見了標緻女子，仍要肚裡想念。今見妻子容他娶小，不勝大喜。東求西覓，乃尋了那王姓的女兒，竟比妻子不相上下。妻子年過三十，小王正在妙齡，兩人比並，這王勝那黃。初時，黃氏強為按捺，日久，故性復萌。在前，那小王的父母在日，其父每常來相探，黃氏雖然以氣相加，還有些礙手；後來那王山西夫妻死了，便只管貓不是狗不是起來。初先說，後來罵，再後打。初先暫，後以為常，只管打之不休。小王一年之後便生一女，黃氏也還歡喜；三月之後，出天花死了，便道小王沒福，打罵禁持，每日不空。禹嘉兩面調停，費盡周折，到底說他不聽。相待的心念，黃氏有七分，小王只好三分。後來見黃氏咆哮，小王含悲斂怨，一種情態，更自可憐，竟想翻案。卻被那黃氏看了破綻，愈加發怒，也不顧天雷降罰，竟要除去眼釘。禹嘉見他如前發性，又怕得了不得。

宋朝有一個儒者，好儒者。後來流入釋教，極其懼內。他道妻子自少至老，有三等怕法：少年如觀世音；壯年生多男女，如鬼子母；老來形狀敗壞，如鳩盤荼。人有見那三位而不生敬畏者乎？那黃氏雖然三十來歲，因未生育，而顏色未衰。孫禹嘉要護了那個仙女，又恐惱了這位觀音，若奉了這位觀音，又恐傷了那個仙女。事屬兩難，終日愁眉不展。

那日黃氏又把小王打罵，小王忿極，乘暗逃出城門，到那僻靜之處，投河自盡。卻遇搢珩船上相救，扶進艙裡，詢問根由。小王將前後情節，哭訴一番。搢珩聽了大怒，道：「你家主待你如何？」小王道：「家主是好的。」搢珩道：「你父母在時，待你如何？」小王道：「初先父母在日，待還好，父母死後，便把我打罵起的。」搢珩道：「我今救你，也是有緣。我姓石，也是山西人；你姓聶，與石字聲音頗同。你竟道是姓石，乃是我族中姪女，你便叫我叔叔，竟說一時湊巧遇合，我送你回去。有了我做個親人，他便有些忌憚了。你道可好？」那小王年雖幼小，亦頗聰明，便下拜道：「若得叔叔救我，是我大恩人了。只是再到孫家，不知我性命可能保得？」搢珩道：「你不到孫家，卻往何處？」

言未畢，只見南岸首紛紛嚷嚷，燈籠火把，有四五個人，吆呵而來。卻正是孫家家人，差來尋姨娘的。有人道：「聽見女人聲音，哭出城去。」因此跟尋而來，一路把竹頭在河中打撈。看見了那只船，便叫道：「船上阿哥，可曾見有一個女子投河啼哭？」張芳應道：「你們是什麼人？家裡不見了那個？」那人道：「我們乃孫府裡人，有一個姨娘走出，我們來抓尋的。」摺珩吩咐，叫他一個知事的人上船回話。張芳便道：「你們姨娘投河，我們正救得在此。詢其根由，原來是我家主的姪女。叫一個曉事的上船登答，其他不必上來。」內中果推出兩個曉事的人，走上船，到艙門口張看。只見一個美貌少年上坐，自己姨娘坐在下面，一個船婆立在旁邊。那船又不十分大，那人又不像是經紀人，家裡人又有十來個，不知是何等樣人？又不肯叫相公，又不便叫官人。乃單叫小王道：「姨娘，怎生走了出來？累我們各處尋抓。我叫轎兒來，回去罷。」小王不則聲。摺珩道：「你們是孫家管家麼？」家人道：「正是。」摺珩道：「他是我的姪女，自幼猶聘王家，隨父到此地經營，乃嫁你家為妾。我正訪問到來，卻見我姪女投河，撈救詢問根由，叔姪相會。但是你家為恁待他這等不堪，逼到投河地位？」那家人見姨娘坐著，不見水濕淋漓，頗不曉事。便道：「我家相待也沒看不好，姨娘也沒有投河，向來也不見道著有叔子。」摺珩聽了大怒，不好暴躁，只得反和平著道：「你看，那裡不是？」船婆已奪他手中的燈火，照看前面的濕衣服，指著道：「那不是你家姨娘的濕衣服裙褲？你看他腳上鞋子腳帶，還是濼濼的哩。他身上的衣服是我的。」家人便不言語。佩珩道：「請你家主人來相見了，好等我姪女回去。」那家人便叫眾人等在岸上，自己回家報信。

幸喜離城不遠，頃刻就到。初先黃氏見小王走去，不知下落，口裡雖則硬說：「問他去不去，若尋自盡，我不過費得一口薄皮棺材，有甚大事！」心裡到底有些著急。那孫禹嘉急得手足無措，被妻子束縛定了。何苦，何苦！又不好十分著急，恐妻子發惱，但背了妻子，叫家人分頭尋覓，自己便似熱鍋上的螞蟻，兩頭亂竄。良久，乃見家人孫元來家，便問道：「可曾尋著？」孫元道：「已尋著了，就在城外橋北頭船上。那船上有一個少年，他道是姨娘的叔子，正來尋覓姪女。卻見投河撈救，叔姪相會。要請大爺去會過了，好打發姨娘回家。」黃氏那時也有些著急，見尋著了，總不說別話。

孫禹嘉同了孫元，叫了轎夫，趕到摺珩船上。摺珩著衣相見，兩人各通名敘坐。孫禹嘉看摺珩好個少年，摺珩看他亦不蠢濁，便對小王吩咐了幾句，小王只得帶哭起身去了。那禹嘉乃拖住摺珩，必要留他上岸。摺珩初先不肯，禹嘉道：「既然親戚，且叔姪相逢，亦乃喜事。況寒舍進城便是，路又不遠，尊駕若不過去。我便也不上去了。」摺珩只得上岸，張芳等四五人一同跟了。

移時，到了孫家。進廳重見禮，敘坐。摺珩見孫家屋宇甚好，知是富貴未艾。頃刻取出點心吃過，又拱入書房裡來，極其精潔華麗。大家脫去衣巾，相對飲酒。禹嘉已到裡面安頓妻子，叫他不要責罵姨娘了：「他的叔子石摺珩像個人物，家人十多個，決不是落泊的，該存些體格，不要被他人見笑。」黃氏道：「那兒便是叔姪？睬他胡話！」禹嘉道：「混帳！人救了我家人口，受些賞便去了，那來認什麼叔姪？今看來，決然有些來頭。」黃氏道：「他從來說姓轟，猶聘到王家，今那人姓石。」禹嘉道：「我與你以前都聽錯了。」為此黃氏也總不理會，悉憑廚下備辦酒餚。那黃氏還算好的。如今那些人家的大阿媽，肯把小阿媽的親戚如此相待？

禹嘉留摺珩宿歇，船家俱送與酒席酬勞。摺珩也便住下。更深撤席，摺珩起身看著滿壁圖書，只見一幅白牡丹上亦有詩句一首，也是妻子手筆，驚喜交至。乃念詩道：

「折枝寫就韻天然，插向瑤瓶比素蓮。

塵濁不堪供玩賞，願依大士白雲邊。」

摺珩看畢，乃只作無意中問道：「那牡丹也畫得好，詩也好，為甚沒有圖記？」禹嘉道：「便是，也有朋友議論此畫此詩出於女子；我看來，倒也不差。」摺珩道：「此畫我已見過兩幅，不是那等佈局，詩也不同。」禹嘉道：「其畫有十二幅，每幅題詩一首。」看有意致，便於竹架上取了一卷。摺珩展開，果連那貼的是十二幅，各有詩句；張碧潭處所見的二幅，亦在裡面。看到「吹落波心水色同」一首，便知妻子有投溺之災，遇救得免了，不勝傷感。不便露出形跡，強為支飾，乃問道：「此畫何來？」禹嘉道：「那賣畫人卻奇，乃是敝地一個尼庵中香公所賣。」摺珩聽見「尼庵」兩字，大喜無限，不等說完，便問道：「那尼庵是相識的麼？那畫於何時買的？」禹嘉道：「庵與尼僧總不相認。去年九月裡，有敝友買了此畫，與我談及，道寫作皆妙，自具別緻，因而去買。見是一個老人，旁人道他係武林門石蓮庵裡香公。」摺珩道：「那香公為何賣此畫？可曾問他原故？」禹嘉道：「曾問過，他道從下路經過，見那畫有百餘張，販回來以圖利息。」摺珩聽見「尼庵」二字，合著了張碧潭之言，喜之無已，穩捏定夫妻相會。及至見說那畫係去年九月裡買的，係香公販回圖利，只恐妻子未必在那庵裡，又是一番傳消息的過文，心裡到添了多少猜疑。便問道：「他於下路買來，可曾問他買於何等人之手？」禹嘉道：「那倒沒有。」便道：「尊駕懇懇相問，於那畫有甚關切麼？」摺珩道：「並無。我見那詩畫頗有意味，也要買他幾幅。明日煩尊紀領去。」禹嘉道：「去年秋後不見那人賣了，只怕未必有了。尊駕若要，便將此奉送何如？」摺珩道：「且到彼問看，倘然無了，便當領情。」禹嘉道：「尊駕說得是。」摺珩心裡想道：「他今只叫我尊駕，他以為小阿媽的叔子，不便抬舉。」是。

當下講夠多時，小使們又擺了小吃，重又坐定。只見一個家人進來回話。禹嘉問道：「可有恁說話？」那家人道：「並無別話，但言致謝大爺，後日不叫人來別了。」那家人一頭回話，一面看著摺珩，不眨眼的熟視摺珩，情景如見。摺珩不則聲。禹嘉先說道：「這裡有一位道尊，與先君同門，為會勘河路到省。承他先差人致意，已經去拜過，送些禮物。昨聞道尊將欲回署，故差小僕往候。想其勘河事已畢。」摺珩道：「聞說尚在造冊未完。」那家人便道：「嘉湖二府屬冊俱有了，倒是本府所屬，尚有兩縣冊籍未到。」摺珩不則聲。禹嘉道：「小價是錢塘縣公人，故知其事。」少刻，那家人便去。只見有小使在禹嘉耳邊道了兩句，禹嘉便起身道：「請坐，就來奉陪。」

原來那家人隨了本官，為那河務事，見各上司，總兵同撫按會議，那公人在公地私署，已見過了總兵數次，那不識認？今卻見坐在家裡，奇異不了。出去問眾家人，方知其事之備細，姓正相同。便叫小使來請主人進去，道其原故。禹嘉也詫異道：「他既是總兵，為何這等行達？你不要認差了，天下面貌相同的盡有。」家人道：「不差，不差。他的家人我都有些相認，有一個年紀有三十來歲，上唇有些鬚鬚，白淨面皮，正是他第一個能事親隨，如今現跟在這裡。況且聽他說話，便曉得了。」禹嘉道：「他方才說什麼？」家人道：「他曉得造冊未完，那一句話，大有斤兩；他若是過路沒相干的人，怎說出這一句關切話來？確極。跟過官府的人，所以曉得那些事務。大爺竟休疑心。如今仍只做不曉得，照常相待，看他明日如何。」禹嘉道：「有理。」原出來懇懇相陪。席散，送到清淨臥所安置。那些從人等，耳房安宿。

此時家人已進去說知，黃氏聽見，面如土色，吃唬不小。他的吃唬處，不為總兵起見；只為著小王的叔子是總兵，恐他為了姪女報復起來，豈不淘氣？心頭小鹿亂撞。那些蠢婦女們，先已交頭接耳，捏神捏鬼。黃氏吩咐，且不要在小王面前露出。等了禹嘉進來，連忙商議那事。禹嘉道：「我和你只做不知，且看他明日何如行達。」又到小王房裡鬼混一番，且自歇了一夜。黃氏愁得一夜，不能合眼。到來晨絕早，黃氏先起身，吩咐丫鬟們煮蓮心，泡龍眼，頓茶裝點，陸續拿將出去。

再說摺珩睡在床上，只恐到庵不遇，千思萬想，一宵不大合眼。兩人都都不合眼，奇。早晨起來梳洗，只見孫禹嘉出來，各相致謝。吃了點心，摺珩便要叫人領到石蓮庵裡去。禹嘉道：「此地到武林門有五六里路，須吃了飯去。」摺珩專意便去，禹嘉便令取出朝粥，更將乾點吃了。禹嘉要陪著同去，摺珩止住了。禹嘉便叫家人領去，家人們都不曉得石蓮庵。倒有一個小使道：「我去年隨了大爺去買畫，到望仙橋頭，遇見那賣畫的老人家，我至今也尚認得。我今隨了去，到北關門那裡問了自知。」摺珩便別了禹嘉，從人同那小使跟著，一徑到北關門，詢問其處。

到了庵門，只見那香公坐在門檻上，小使便指著道：「賣畫的正是這個老人。」摺珩見說大喜，那香公立起道：「眾位何來？」張芳回道：「要買畫。」香公道：「去年已賣完了。」摺珩道：「我問你，去年賣的畫，卻從那裡買來？是何等人賣與你



的？」那香公把眼抹了兩抹，仔細把搢珩一看，便道：「你要問那根由為甚？」搢珩道：「那賣畫與你的人，他還有一個玉鎖，我也要問他買。」那香公便笑逐顏開道：「你進來。」方移得一步，又住了道：像極。「你這些人做什麼？」搢珩道：「都是我們家人。」香公便走。搢珩等一同跟進。搢珩到佛堂裡住了，眾家人站立階下。

且說翠翹自去年賣畫之後，絕無消息，挨過殘冬，新春已到，那近庵地面，漸曉得庵裡有一位娘子，是失散丈夫的。長久了，生成要曉得。也有人家的內眷到庵來看。翠翹心裡總想著丈夫，外面絕不相露。那些女人等見了，不過奇異翠翹標緻，更兼替他歎息一回。翠翹見久無消息，欲要再畫幾幅出去，又恐相招物議，終日愁煩，絕無良法。漸至形容消瘦，雖自修等百般解勸，總然不能相安。自修等弄得沒法，但叫他到觀音面前虔誠禱告。那時翠翹無奈，只得自修短疏，在大士前焚香而化，鎮日對天拜禱。

一日間替諸尼縫補夏衣，只見香公慌忙到來說道：「石家娘子，方才有人來要買畫，更兼要買玉鎖，我看他相貌，竟似你常向我說的面龐，又跟了五六個家人，我已領他到佛堂內了。我且單領那官人到後堂來，你在那屏後看他，便見分曉。」道罷出來，翠翹乃不勝大喜，眾尼一同跟到後堂屏後。香公出來對搢珩道：「官人，你叫眾人不必要進來，這裡是女庵，不便搢咱。」搢珩點頭，隨了香公來到後堂。翠翹已於屏後看見分明，不暇向眾尼言之，即便急出，挽手叫道：「相公！」放聲大哭。那得不哭！搢珩看見妻子，消瘦可憐。相抱而哭。搢珩住哭道：「今日相逢大喜，不須哭了。何喜如之！便叫裘能進來。只見裘能早已拜在階下，叫道：「夫人！」也在那裡揮淚不止。眾尼都出來恭喜，與搢珩相見。

搢珩見已相逢，不便再行詭秘，便傳眾家將家人，進來叩見夫人。眾人連忙趨至堂前階下，排班叩首，起來兩旁站立。那時不要說那些尼僧嘴壞，連那翠翹也不曉得頭由，一句話也沒有說。至情搢珩吩咐張芳速往公館傳那中軍執事人員，另備大轎前來迎接。張芳跪領鈞旨，聲喏而去。孫家小使窺見了那些光景，先飛風回去報信了。搢珩道：「此地有外人來瞧看，不便存紮，怎生是好？」眾尼皆道：「夫人另有臥室。」搢珩便同夫人到房，眾尼不敢進去，自修忙備茶點，叫婆子送進。

搢珩把別後之事，並那相遇異人，見畫之由略述，道：「我今為總兵官，鎮守吳淞地方，為勘河到此。」翠翹方知山東剿賊，故爾斷絕音耗。初先見了眾人那等行達，曉得做了官了，今見道做了總兵，十分快活，也把別後事情，及拐賣投江、遇救題畫的根由，細述一遍。道：「今日相逢，還疑夢裡。深喜相公得了顯爵，妾身有何福分消受得來！」乃紛然流淚。搢珩道：「裘賊兇惡，萬死難贖。夫人巧思妙策，大虧了牡丹圖畫。庵中師父，乃救命恩人。」便請自修、無礙進來，深為致謝。翠翹又道：「自修本係一位夫人，搢珩更加敬重。抬頭見床上一頂夏布帳，面幅上畫的「飛霜落葉圖」，也是翠翹手筆，曉得他自寓景況。猛然想有關帝籤詩，忽而拍案叫奇。翠翹問道：「為何？」搢珩把開化縣求籤之詩說知，眾皆感歎籤詩靈異。講夠多時，自修又備進素飯吃了。

只聽見外面人馬之聲，朱序進稟：「執事人員都到。」少刻投進許多紅揭，乃中軍及標下員役，知道會見夫人，投揭叩賀。搢珩向翠翹道：「夫人係出嫁之女，期服已滿，且今日相逢大吉，須換了色衣為是。」妙。於是自修叫老媽子到近便相識人家，借了幾件女衣，翠翹重新梳掠，改換衣裝，與自修、無礙揮淚而別，感謝之私，難以言罄，更以相謝諸尼。

那時街坊上人已傳遍了那一件夫妻相會的異事，擁滿在庵外張探。見官府兵丁一到，四下打散，便在街頭巷口，挨肩擦背而看。感歎的，羨慕的，驚奇議論的，不一而足。翠翹上轎先行，面前擺列執事，頭踏傳呼，好不榮耀。搢珩換了紗帽圓領，隨後謝別眾尼，上轎回寓。本衙門人俱進來參見過了。撫按知道，到寓恭賀。合城官府皆來拜賀。孫禹嘉也來投帖，寫著「姪婿」帖子，中軍官備酒席送入，按院也備席送來。搢珩夫婦細敘已前衷曲，悲歡極至，難以形容。正是：

合浦珠還路不迷，鴛鴦拆散復同棲。

今宵相對銀缸下，別後相思夜夜題。

來晨令裘能、張芳齎銀五百兩，到庵中報謝自修，又把二十金賞與香公夫婦，更送還所借的女衣。自修等感謝不盡。搢珩便答謝撫按及合城官府，也到孫家答拜。

再說昨日孫家小使回去通信，大家果曉得真是石總兵夫婦重逢，迎回公館，各官都去道喜。故此禹嘉不好不來寓中恭賀。獨有黃氏在家坐立不安，只得調轉面皮，叫丫鬟們到小王房裡慫恿。那時小王也曉得救他的是個總兵，暗笑著恁來由蒙他相救；又承他帶挈，看主母已怕極了，後來或可安寧，心裡十分樂意。更有那些沒見識的家人，亂打聽得總兵與撫按是親，同按院是戚，總兵之言，撫按無不聽的；又道總兵把那事告訴撫按，那撫按都惱了，要來提究了。那等話紛然來說，黃氏懷著鬼胎，十分害怕。來晨石總兵來拜，又有家人亂報導：「總兵自己帶領了那些兵丁，來捉主母了。」唬得黃氏慌張躲避。以前黃氏設立規條，倘有丫鬟與家主稍涉嫌疑，便罰到一間暗屋裡，頂了一條臭糞破席，令他跪一日，放出來，再打一百皮鞭。那日傳說總兵自來捉他，便躲入暗屋裡去。

禹嘉迎進搢珩，口稱姪婿，十分恭敬。搢珩又請那小王出來，吩咐了兩句，又向禹嘉相誠一番。禹嘉僂僂領命，然後相別。時婦女們初先各吃唬而避，後見言語和順，都擁到屏後來看。進來時，不見了主母，便四下裡帶叫帶尋，各處不見。有的道：「不要在暗屋裡？」大家喊叫進去，黃氏只道總兵押著丫鬟們來捉他，這等喊叫，唬得魂不附體，把那糞席拖來，蓋在身上，縮做一堆。眾婦女拽開一看，果見主母在內，大家忍不住，竟大笑起來。我也要笑道其備細，黃氏方敢走出，好大沒趣。外人逐漸知道那個笑話，都道妒忌刻薄、好詆惹厭之報。自後改弦易轍，待小王及丫鬟們都近情著理了。黃氏也還好了。後來小王生兩子一女，一子中了舉人，一子生員補廩，一女嫁與紳衿公子。黃氏將近六旬病亡。小王倒與禹嘉白頭到老。以後搢珩住在揚州，常到西湖遊玩，孫氏一家往來候問，竟成甥舅至親。這是後話擱過。

且說搢珩會同撫按勘河事畢，題本覆命，便辭別了撫按各官，要回衙署。翠翹道：「尚有未了之事」。只因這一番後，有分教：

聞信遠逃思避禍，投軍巧遇復遭誅。

未知翠翹尚有何事未曾料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